

本来,这篇文章应该在农历六月写的。现在六月过去了,七月也过去了,农历八月已经开启,北京的秋天正在降临。晚上出去,在后海边走路,晚风吹来很是凉爽,觉得有秋意了。

这篇文章的题目早就想好了,有点长,叫作“六月红,六月黄,六月黑以及六月白”。六月黄是螃蟹,六月白是一种植物,可以用来泡茶喝,又叫六月雪。六月黑是什么,我居然已经忘了。六月红呢,是一种荔枝的品种。六月间我去新疆,结束后绕道去了广西,是因为想去看一眼广西的荔枝。北流的作家朋友梁晓阳,早就跟我说过,北流的荔枝很多,荔枝成熟季一定要去他的家乡走一走。

我去的是广西北流市隆盛镇安平村。一路上,在田野中间有许多荔枝树。晓阳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今年的荔枝是小年,没有什么收成,实在不好意思。似乎荔枝遇上小年这件事,是由他造成的。他和当地作家曹美兰老师一起,开着车,载着我,在乡间道路上行进,又在一棵又一棵荔枝树旁停留,希望我能亲眼见到

长在枝头的荔枝。但是,遗憾,荔枝们在甲辰年夏天纷纷从荔枝树上消失了。这是荔枝们的隐遁之年。晓阳兄给他乡间生活的弟弟打电话,让弟弟跑到四处去看看,有没有哪一棵荔枝树的枝头还有荔枝。过了一个小时,他弟弟在电话里说,找了一圈,所有的荔枝树上都没有荔枝。

这很有意思。晓阳兄原本还说,当地有个香肉荔枝节,很有特色。香肉性热,荔枝也是性热,这两种食材炖在一起,江南的人,很少会在夏天去吃,似乎是有违时节。而当地人偏偏在夏至前后,大啖这种美食,觉得于身体大有裨益。我去了晓阳兄的老家,一路上的水果摊都买不到荔枝。本来,我对荔枝也没有什么执念,只是想看看当地的农人,若是在荔枝林里采摘,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如果能见到种荔枝的大户,听他聊聊荔枝种植一年四季里的故事,是比吃荔枝更好的事。晓阳兄一路跟我介绍荔枝有哪些品种,比如:桂味,冰糖荔,鸡嘴荔,糯米糍,等等。每个品种的滋味都不同。当地最普通的一种,叫做六月红,果实小小的,外壳红红的,长在高高的枝头,采摘时经常够不着,就会留有一些在枝头,时节过了,还是



犹记那个毕业季的夏夜——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夏雨岛畔。第二天,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全班都聚集到夏雨岛上。一阵夏雨刚过去,丽娃河星光灿烂。昏昏的林荫道上,徜徉着惜别的背影。陈文汉即景生情,大声喊道:今夜,丽娃河满天的星星;明天,满世界丽娃河的星星。大家都说文汉的诗好,即便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依然记得那两首诗。

我们自由组合,不停地交换舞伴。四喇叭录音机传来乐曲,在柔曼而略带忧伤的《最后的圆舞曲》旋律里,我们翩翩起舞。夏志厚就是活动的策划者之一。当年,他从淮北考回上海,从今后,又要远赴

安徽师大了。纵有千言万语,可大家都很少说话。因为明天我们就分手了。何曾想到,四十多年后的2024年,也是夏天,从大洋彼岸刘菲处传来信息,说夏志厚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享年74岁。夏志厚是我毕业后三位未见面同学之一,但我想,总归会见的,来日方长。哪知对这一代人来说,其实已经来日并不多了。

我对着微信噩耗枯坐,又想起分手前丽娃河畔的那个晚上。在《往日时光》的乐曲里,怀想着同窗四年的夏志厚。往日时光如蒙太奇般历历闪现。那时我班男同学间互不称全名,不是称浑名,就是省略后面一个字,如高开、王智,所以夏志厚成了“夏志”。夏志厚不仅聪明,还善良、踏实。言行都透着教养。过一米八的个头,清瘦、颀长,用一个时髦的字,就是“帅”。普通话很有磁性,话却不多。朝你一笑,也很有韵味,略带一丝忧郁。不仅女孩子喜欢,男同学也喜欢。据他的学生回忆,当年,暗恋他的女生不少,但夏志厚君子,从无绯闻。

那年头开始流行交谊舞。中文系女生少,夏志厚与刘新华就充当女生。我脚笨拙,而且搂着女生,一紧张,老是踩对方的脚,不免尴尬。见我落寞地站在一旁,他就带我,说也怪,他一带,我就流畅地舞起来。其实深层次的原因,跟他在一起,有一种靠得住的安全感。

大二时,我喜欢上了写诗,他看了也不多说,只是微笑着看着我,我从他眼里读到了鼓励。有时在去课堂的路上,他会问最近写诗吗?我如实相告,并将习作给

他看。有一次,他问我认识赵丽宏吗?我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说你给赵丽宏看看,听听他的意见。我鼓起勇气将习作给赵丽宏。没想到赵丽宏也是和蒋的学长,给了我很多指导与鼓励。我后来参加夏雨诗社,即便现在还弄弄文学,与夏志厚的鼓励和建是离不开的。

夏志厚喜欢一个人独自低头走着,若有所思,见同学,就甜甜一笑。那年,反映女排精神的影片《沙鸥》引起讨论。主要集中在突出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上。

“夏志”的蒙太奇

汤朔梅

问题:作为与主人公同名的海鸟沙鸥,它生来是为飞翔,还是碌碌无为地仅为生存?记得夏志厚认为,沙鸥是为飞翔而存在的,若仅为生存,生命就失去了色彩。

那次全班去舟山、绍兴、杭州远足。在绿皮火车上,老三届的围在一起,谈论他们的插队岁月。他们认为,这使他们获得了一种素质和追求:尝遍生活的苦与甜,才算真正生活过了。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那是大家崇尚的海明威的格言。夏志厚说,读大学后,在路上遇到小学老师。老师说,那么多年,我一直在报纸上找你们的名字。这话对夏志厚触动很大,他暗下决心,不让老师失望。他像沙鸥一样,生来就是为了飞翔。

因为夏志厚,我们将我们78级2班编导、演的独幕剧《毕业留影》,又看了一遍。夏志厚是导演与演员。其中的台词说: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或许是一个弱者,但绝不会成为一个市侩!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同学都以此勉励:不成为市侩。

留给我们一个背影的夏志厚,告别夏雨岛,去了安徽师大。两年后,他又回来了,成了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留校兼任辅导员。后来远赴美国,担任大百科全书的英文编辑,他以扎实的英文功底,踏实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同行的肯定与尊重。

多年来,我救助的流浪猫大多被领养出去了,这些领养人,有的十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有的渐渐地断了音讯;有的成了贴心猫友,互助寄养猫咪。有位睿智礼貌的小姐姐,从我这里先后领养了一白一黑两只猫咪。此后的岁月里,她也救助了好几只流浪猫。有一只从阴沟里救出的小布偶猫,还通过宠物托运公司,乘了飞机,坐了专车,被送到了深圳领养人的家里。

我由衷地喜欢这位比小女略长几岁的女生,长相秀气、性格温和、颇具才华,可惜的,正因为这份喜欢,断送了我与她之间的忘年友谊。

我开始探询她的生活,本着“为她好”的初心,把熟人的儿子介绍给她认识。此事没成。但过后,她不再是我的微信好友。

自我反省,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我失去了边界感。西谚云,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有了各家屋舍之间的篱笆或界墙,邻居们方能相安无事;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要有无形的边界。时髦的国际用语称“缓冲区”,时尚的心理学术语曰“心理空间”。无论是同事、朋友、亲戚,还是父母子女、夫妻情侣、哥们姐们,一个人跟另一个人之间,说话做事,都需要建立心理层面的边界。

家母九旬有三,不喜保姆,每日早晨给她打一个电话,已成我的必修课。电话打通,例行问候。接下来,常常是她的一大通抱怨。93岁的人,记忆力出奇好,思维也是习惯性地跳跃——从昨天的午饭

红红的,引得鸟雀在枝头会集,叽叽喳喳,讨论半天,争食半天。去晓阳兄老家的山路弯弯曲曲,与一条河流相伴相依。河是大爽河,流入北流河,再汇入珠江,向南入海。沿大爽河一路往

山里去,车窗外常有荔枝林,虽没有荔枝,而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路上遇到小女孩子,人人抱抱一箱牛奶,走在回家路上。山路很远,背书包和牛奶也并不轻松,山里孩子却一个个都是欢欣快乐的。遇到一个小姑娘在走路,超车时,晓阳兄用土话和小姑娘打招呼,问她家在哪里,答是前面十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小村庄。同车的作家曹美兰很有爱心,就请小姑娘上车,顺路送她一程。就这样,我们在车上聊了一会儿,小姑娘十一岁,深龙小学五年级学生。到了离她的小村不远的岔路口,小姑娘下车,我们合影留念,道别。后来我离开广西回到杭州后,晓阳兄嘱我选了自己的几本书,适合

小学生读的,认真地签上名字,寄到深龙小学去了。扉页上写着,“送给黄某某同学”。想起当时场景,山里孩子对人有质朴的信任,即便是陌生人,也没有那么多生硬的戒备,这在我们看来,反而要感谢人家的这种信任了。对于清澈的信任,又该还以怎样的回报呢?

晓阳兄,我是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这些年写小说、写散文,都卓有成绩。曹老师美兰,也是当地的文学学生力军。我们就在天空下坐下来。后来又有一群朋友,大约有一二十位,我们在晓阳兄老屋的楼顶上,在深山黄昏的天幕下,摆开两大桌子。吃肉,饮酒,天空越来越蓝,直到幽暗,屋檐下点起灯盏。而我们,围着桌子,相互拉着对方的肩膀,饮了许多许多酒。

寻访六月红时,我们在乡间田埂上走着,遇到农人,遇到百香果、香蕉、苞谷,还第一次认识了木薯。百香果与香蕉是轮番耕作。晓阳兄家后的天堂山,海拔一千二百七十五米,云雾飘在山上,仙气袅袅。山顶的巨大的风车,就在云雾之间。这一段记忆,我想,就可以叫作“六月红”。

亲子之间的陪伴是一段珍贵而美好的旅程。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父母的陪伴则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陪伴。

从前我对幸福的定义很大,幸福大概是梦想、是远方、是憧憬、是自由。做了妈以后,幸福被我具体到了眼睛可看到的每一幕,是我和孩子共度的每个瞬间。我们之间的情感纽带,不仅限于血缘关系,更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心灵契合。当了妈才知,情出自愿,不谈亏欠。从孩子呱呱落地开始,他的每一个表情动作都会刻在妈妈的记忆中,第一次抬头,第一次翻身,第一次独坐,第一次爬行,第一次扶

边界感

孔曦

难吃,可以一下子追溯到当年坐月子时吹着北风在自来水龙头下洗冰冻带鱼,再回转到你为什么住得这么远……我轻轻地叹口气,边界感这东西,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懂,更别谈遵守了。再说,能听到这样的抱怨,也算是我的福气。

都说做人要本分,这个本分,就是边界感。斯人斯事,是否守好了彼时彼地的“边界”,是否令周遭的人感到不适。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从虚心好学者视角看他人,被“从”或“改”的人,并未被冒犯。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那些被强行当作学生的人,他们的“边界”,却实实在在地被人侵犯了。

有一段时日,想给人留下诚恳的印象,有人约饭或约出游,总是诚实地告知不便赴约的缘故。不料,却被当作谈资,引来一番嗤笑。闻言自是不悦,转念一想,这种以己度人之人,根本不值得为之喜怒。他们的臧否,对我而言,有什么要紧?就像本文开头拉黑我的这位小姐姐所说,世上原本只有两件事——“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三观相近者,自成好友;话不投机的,无须啰唆。

从今后,时刻抓牢“边界感”这三个字,尽我所能,当好女儿、母亲、外婆、编辑、作者、朋友、同事以及下属。至于是不是真的好,问心无愧即可。此处露一个姨母笑——伴侣动物之所以大受欢迎,多半是因为,当主人的可以抛掉边界感,尽情亲它们抱它们。

山里去,车窗外常有荔枝林,虽没有荔枝,而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路上遇到小女孩子,人人抱抱一箱牛奶,走在回家路上。山路很远,背书包和牛奶也并不轻松,山里孩子却一个个都是欢欣快乐的。遇到一个小姑娘在走路,超车时,晓阳兄用土话和小姑娘打招呼,问她家在哪里,答是前面十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小村庄。同车的作家曹美兰很有爱心,就请小姑娘上车,顺路送她一程。就这样,我们在车上聊了一会儿,小姑娘十一岁,深龙小学五年级学生。到了离她的小村不远的岔路口,小姑娘下车,我们合影留念,道别。后来我离开广西回到杭州后,晓阳兄嘱我选了自己的几本书,适合



闲听两三声 (篆刻) 嘉山雅士

站,第一次笑出声,第一声妈妈……陪宝宝长大的这个阶段真是太奇妙了。三餐四季,须臾一载,我拿起镜头的速度,远不及小宝成长脚步:宝宝的无齿微笑,甜到让人瞬间融化!虽然宝宝还是在流口水,肉乎乎的小手总会弄得脏兮兮,但是他手上的好吃的,塞你嘴里,让妈妈吃的时候,心都要融化了。是的,小家伙和妈妈分享了。宝宝会用弱小的力量,真挚的爱包裹、融化你,像一道微光,点亮你的生活。我陪你稳步长大,你陪我逆龄生长。一声妈妈,一生责任。我想和你说说谢谢,谢谢你

每天上学,我、次洛和卓央走出小牧村铁下加,大概走一公里路,就到了伏侯城遗址。次洛家的小藏獒“白龙马”紧跟在我们身后,到了这里它便停下来,和我们告别,自个儿朝着家里跑去了。每天放学,我们三个与和我们不同村的“猪八戒”告别,大概走四公里,就又到了伏侯城遗址,“白龙马”早就在这里等候我们了。到了这儿,我们也不急着回家,有时就爬上伏侯城遗址的城墙,进入遗址内部玩耍。倒塌的城墙虽然已经和草原浑然一体,但依然高大地挺立着,阻挡住了在旷野上肆意呼啸的大风,所以,遗址内部比较暖和,芨芨草长得茂密又挺拔,我们就钻到芨芨草里捉迷藏玩儿,不时地,我们会在看到许多瓦砾、陶片什么的,一些瓦砾和陶片上还残留着依稀的纹饰,那是古人涂鸦的痕迹。我们随意捡拾起来,相互打闹着,然后毫不在意地把它们丢弃在那里。直到后来,有人在这里捡到的一片瓦砾上,写着几个汉字,引起省上专家老师们的注意,收藏在省上的博物馆了。我们这才知道,那些我们当石头玩儿的東西原来是宝贝。

经常路过伏侯城遗址,次洛就对这些残垣断壁有了好奇心。有一次,他忽然问我:“这些破城墙里以前住过什么人吗?”听他这么问,我就把我父亲讲给我的和在一本叫《青海历史纪要》的书上看到的東西讲给了他:“这是一座城,叫伏侯城,一个叫吐谷浑的民族在这里居住过。”我说。“你说什么?这是一座城?”次洛听了我的话,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是的。”我说。“就像西宁城一样吗?”“应该差不多。”我说。“也像西宁一样有很多人吗?”“应该差不多。”“也有那么多汽车吗?”“……”我愣怔片刻说,“那时没汽车,但应该有马车。”

次洛想了想说:“那他们住在这里干什么呢?”“他们养了好多马,这种马叫青海骝,特厉害。”我说。“你说什么?他们养了特别厉害的马?有多厉害?”“有多厉害?诗人杜甫、李商隐都写诗赞美过呢。”“这——么厉害啊!”次洛的眼睛睁得更大,一边说着,一边展开双臂,做了一个夸张的扩胸姿势,抬眼仔细打量起了伏侯城。那时候,我和次洛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从课本里学过几首唐诗,知道杜甫和李商隐的名字,父亲曾找来他们写青海骝的诗句念给我听,还给我讲过关于青海骝的传说。

“那时候的人们把青海骝也叫龙驹,有时候还叫天马呢!”我说。“你说什么?天马?”次洛直接跳起来,一步跳到我的跟前,圆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是啊,怎么了?”我回答着,不由向后退了一步,他的口水已经喷到我脸上了。

次洛依然保持着双眼圆睁的姿势,大声对我说:“这么说,这里就是天宫啊!”“天宫?”这会儿轮到我跟睁大眼睛了。次洛已经不理睬我的感受了,他登上伏侯城的城墙,远望着近在咫尺的铁下加小牧村,说:“原来天宫离咱们的村子这么近啊,我怎么才知道啊!”

听他这么说,我便疑惑地问道:“这里与天宫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有天马,难道不是天宫吗?”次洛说,“孙悟空不是在天宫放天马吗?”说着,他站在城墙上,迎着呼啸的风张开双臂,他的衣服被风掀起,发出哗啦啦的声音。他忽然大声喊道:“这里是天宫啊!”卓央看着他,也登上城墙,学着他的样子张开双臂,大声喊道:“这里是天宫啊!”

那天,我们在伏侯城遗址玩了好久,直到太阳落山,天色暗淡下来,这才往家里走去。次洛一直显得很亢奋,他说难怪他从小就喜欢孙悟空,原来天宫和花果山都在村子跟前。他还替孙悟空遗憾道:“这孙悟空也奇怪,弼马温那么好的工作他不干,非要当齐天大圣,结果连一匹天马都没有。”

每天上学,我、次洛和卓央走出小牧村铁下加,大概走一公里路,就到了伏侯城遗址。次洛家的小藏獒“白龙马”紧跟在我们身后,到了这里它便停下来,和我们告别,自个儿朝着家里跑去了。每天放学,我们三个与和我们不同村的“猪八戒”告别,大概走四公里,就又到了伏侯城遗址,“白龙马”早就在这里等候我们了。到了这儿,我们也不急着回家,有时就爬上伏侯城遗址的城墙,进入遗址内部玩耍。倒塌的城墙虽然已经和草原浑然一体,但依然高大地挺立着,阻挡住了在旷野上肆意呼啸的大风,所以,遗址内部比较暖和,芨芨草长得茂密又挺拔,我们就钻到芨芨草里捉迷藏玩儿,不时地,我们会在看到许多瓦砾、陶片什么的,一些瓦砾和陶片上还残留着依稀的纹饰,那是古人涂鸦的痕迹。我们随意捡拾起来,相互打闹着,然后毫不在意地把它们丢弃在那里。直到后来,有人在这里捡到的一片瓦砾上,写着几个汉字,引起省上专家老师们的注意,收藏在省上的博物馆了。我们这才知道,那些我们当石头玩儿的東西原来是宝贝。

经常路过伏侯城遗址,次洛就对这些残垣断壁有了好奇心。有一次,他忽然问我:“这些破城墙里以前住过什么人吗?”听他这么问,我就把我父亲讲给我的和在一本叫《青海历史纪要》的书上看到的東西讲给了他:“这是一座城,叫伏侯城,一个叫吐谷浑的民族在这里居住过。”我说。“你说什么?这是一座城?”次洛听了我的话,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是的。”我说。“就像西宁城一样吗?”“应该差不多。”我说。“也像西宁一样有很多人吗?”“应该差不多。”“也有那么多汽车吗?”“……”我愣怔片刻说,“那时没汽车,但应该有马车。”

次洛想了想说:“那他们住在这里干什么呢?”“他们养了好多马,这种马叫青海骝,特厉害。”我说。“你说什么?他们养了特别厉害的马?有多厉害?”“有多厉害?诗人杜甫、李商隐都写诗赞美过呢。”“这——么厉害啊!”次洛的眼睛睁得更大,一边说着,一边展开双臂,做了一个夸张的扩胸姿势,抬眼仔细打量起了伏侯城。那时候,我和次洛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从课本里学过几首唐诗,知道杜甫和李商隐的名字,父亲曾找来他们写青海骝的诗句念给我听,还给我讲过关于青海骝的传说。

“那时候的人们把青海骝也叫龙驹,有时候还叫天马呢!”我说。“你说什么?天马?”次洛直接跳起来,一步跳到我的跟前,圆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是啊,怎么了?”我回答着,不由向后退了一步,他的口水已经喷到我脸上了。

次洛依然保持着双眼圆睁的姿势,大声对我说:“这么说,这里就是天宫啊!”“天宫?”这会儿轮到我跟睁大眼睛了。次洛已经不理睬我的感受了,他登上伏侯城的城墙,远望着近在咫尺的铁下加小牧村,说:“原来天宫离咱们的村子这么近啊,我怎么才知道啊!”

听他这么说,我便疑惑地问道:“这里与天宫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有天马,难道不是天宫吗?”次洛说,“孙悟空不是在天宫放天马吗?”说着,他站在城墙上,迎着呼啸的风张开双臂,他的衣服被风掀起,发出哗啦啦的声音。他忽然大声喊道:“这里是天宫啊!”卓央看着他,也登上城墙,学着他的样子张开双臂,大声喊道:“这里是天宫啊!”

那天,我们在伏侯城遗址玩了好久,直到太阳落山,天色暗淡下来,这才往家里走去。次洛一直显得很亢奋,他说难怪他从小就喜欢孙悟空,原来天宫和花果山都在村子跟前。他还替孙悟空遗憾道:“这孙悟空也奇怪,弼马温那么好的工作他不干,非要当齐天大圣,结果连一匹天马都没有。”

天宫就在牧村外

龙仁青



七夕会

的全世界都是我。你拼命地展示对我的需求,于是我舍不得离开。陪伴孩子是幸福也是责任。看着怀里的小人,又想起小时候,每当夜幕降临,妈妈总是抱着我,轻声细语地讲述着古老的故事。那时,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温暖的港湾。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却渐渐忘记了那个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港湾。然而,父母的爱一如既往无处不在,在爸妈眼中我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陪伴孩子成长,是最幸福的事情。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份宁静和温暖,也让我们在孩子的成长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不仅仅是一段段美好的回忆,更是一种情感的传承和延续!

养育